解 蚁 及 其 他

即 实

题目里的那个字是契丹小字，可以用来表记天干之壬。《道宗哀册》第4行之壬戌，第6行之壬子，均用此字。词义虽经研究者们早已识出，但读音并未拟定。

我在《契丹字源一斑》及《关于**山山**二字》等文中曾经述及过契丹语用什么方式表示天干的问题，主要就是“五行说”抵牾难通。契丹人并不以五行记天干。故应代之以“五色说”，因为以五色作解便无滞碍。这里，继续以五色来解天干之中尚未解读的三个词。

先说壬。小字资料中现只见壬，尚未见癸。蒙古语以［xara］、［xaraqtɕ'in］“黑”、“若黑”表示壬癸。满语以［sa-xalijan］、［saxaxon］表示壬癸，义同蒙古语。故可推知，契丹若以五色表示天干，则壬当为黑色。黑一词之契丹读音，《辽史》里没有明确记载。但细心读来，还能发现一点消息。《地理志》在降圣州条下云：“太祖春同行帐多驻此。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杖，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时黑云覆帐，火光照室，有声如雷，诸部异之。”先是黑兔入怀，后又黑云覆帐，太宗之名大约因此而得。《太宗纪》云：“太宗……讳德光，字德谨，小字尧骨”。德光、德谨当是一名。德谨当是突厥语皇子、太子之义，古碑则作特勤。德光，则是将德谨写得更富有汉语色彩。尧骨，则不同。这是小名，是契丹语，应该比较通俗，其义当是“黑子”或“黑小子”。这正与黑兔黑云的故事相合。象这样由于某种偶然原因起名的事，古今都有，不难理解。因此，可以推断：尧骨一语必有黑义。

《礼志》云：“岁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国语谓之戴辣”。又云：“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

《辽史拾遗》引《使辽录》述祭黑山事，略如前条。

《礼志》所述祭山二事，当有一定关连。第一，从祭祀方式说，大体相似，一说纸造小衣甲，一说纸造人马，而其数目则同。第二，从祭祀时间说，乍看相近，实则可能相同。前一条说十月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十月的哪一旬呢？没有说。那么，理解为整个十月，不能算错。这样，“十五日”就和后一条的“冬至日”可以统一起来。第三，从祭祀对象说，字面上是两个山名，一曰木叶山，一曰黑山，若论语义则当为一。木叶之叶，古读如［iau］。这样，叶字和太宗小名尧骨之尧就一致了。这就是说叶字之义为黑。木叶之木，其义或解为神。《兴宗哀册》中之“神圣章孝”之神，契丹小字的读音即是［mən］。所以，木叶之义当是神黑。木叶山即是神黑山。木叶是契丹语，黑山是汉语。山名虽不相同，崇拜内涵则一。

《地理志》永州条下说：“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又说土河潢河“至木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山，二水合流”。但实际上，二水合流处，并无山岳。《辽代永州调查记》①认为“距二水合流处约一百一十五公里，距永州故城约八十公里”之“海金山即是《辽史》中的木叶山”。承《调查记》作者之一冯永谦同志介绍，笔者得知，海金山之西毗连二山，罕山居中，距海金山五百米；锅撑子山在西，距罕山八百米。辽代当是山脚相连之三峰，由于流沙堆积，现已不见相连之山脚。而罕山山色黑紫，最可注意。笔者以为罕山才是木叶山。一则罕山居中且又最高，二则山色黑紫，合神黑之黑。至于神这一定语，或是由于建始祖庙而附加者。

《礼志》则已经点明“黑山在境北”，是即庆州东北之黑山。契丹人尚黑，或是源于以黑山为神山之故。黑山比木叶山大，最初当必只祭黑山，后建奇首庙于木叶山，方亦同祭木叶山。

《元史》有“黑军”，是由契丹人组成的军队。《续宏简录》注云：“糺音杳，辽东军也”。糺字虽不读杳，但杳一音当与黑旗军或黑军相关。

尧骨、木叶、杳军，这三条虽有推测性质，然其义可寻，仍有其参考价值。

《梦溪笔谈》说：“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沈括出使契丹，且亲住黑山之下。他说黑山今谓姚家族，应该无误。从这里应该得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姚家族之姚正与尧骨之尧、木叶之叶同音，姚、尧、叶记录了契丹语之黑，已无疑义。家族二字，也是契丹语，其义自应为山。《契丹国志》说契丹语山曰胡都。家族读［kɑtsɔ］，胡都读［kudu］。二者第一音节相近，第二音节相通。可敦亦记为恪尊，即是相通之证。蒙古语谓石山石峰曰［xɑ-dɑ］，家族、胡都即是［xɑdɑ］一词之不太准确的音译。应该得出的第二个判断是：《辽史》所引《薛映记》之姚家寨，《契丹国志》之姚家塞，当为姚家族之同名异记。果然，则《辽史》与《国志》之引文有误。据傅乐焕先生考校②，早于《国志》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薛映记》，自中京至上京途中本无姚家寨馆名。《国志》则将姚家塞插于广宁馆与咸宁馆之间。《辽史》所引馆名序列正与《国志》相同。由此可知，《辽史》与《国志》关于姚家寨馆地理位置的安排，值得怀疑，或系姚家族馆之讹记与误植。

总之，姚家族之义即是黑山。

这一条，较有说服力。黑山今谓姚家族，土石皆紫黑。这是契丹语谓黑为姚的确证。

上面列举了四条与黑义有关的记载。其中三条是间接的，一条是直接的。直接间接，互相衬托，也就相得益彰了。总括起来就是：契丹语谓黑曰［iɑu］。

大致弄清了契丹语黑一词的语音之后，就比较容易读出表记天干壬的契丹字了。壬一词，由两个原字缀写而成。第一个原字，字形与汉文之由相近，只是末笔之横长出两边而已。可以推定是由字改形。《说文》无由字。察字形，可知由用当是一字。字书释由为用，可算一证。徐铉注《说文》认为“孔安国注尚书直训由作用也，用枘之语不通”。这实在是徐氏的疏忽。《说文》弓部列有二字。前者释为“木生条也”。后者释为“草木华甬甬然也”。二解意近可通。二者实是一字二体。甲金文常见左右易位或上下易位之合体同字。当即此类。《尚书》作“由枘”，是省了下之弓。

①《辽代永州调查记》，姜念思、冯永谦撰，载《文物》1982年第7期，34页。

②《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傅乐焕撰，载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五卷四号(1936)，事见“(四)薛映记富郑公行程录同为一书的证明”一节(9—10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孔氏训"用"，是省了上之。二者同例。故"用枘"即是"甬枘"，亦即"枘"。故知由用乃是同字。与用分化之由，读[iɑu]不算背理。设或辽代已读由为[iou]，则延长末笔之契丹小字，也有可能表示由字读音之变化。故可推定"壬"的第一个原字读[iɔ]。第二个原字，《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下称《研究》）一文已拟读为[u]。我则读为长音[u:]。二字合读即是[iɔ'u:]。据此，可拟音为[iɔ]。壬一词读[iɔ'u:]。这样，的词义字音，就有了契丹语词方面的主证，也有了字源方面辅证。

《宣懿哀册》第26行有之句。首二词义不甚清楚，察近音词有满语之[susu]，义为荒凉。以此为解，则全句可译为"萧萧黑龙"或"寂寂黑龙"。与汉文哀册之"山楹寂兮流泉咽"、"树萧萧兮秋峦"等句之义大致相近。黑龙即指黑山。沈括说山长数十里。哀册作者当以其逶迤起伏之状而比作龙。蒙古语有[səu səu]，义为翩翩。以此为解，则又可译为"习习黑龙"。亦是描写黑山之句。

次说甲乙。《兴宗哀册》之甲乙均作。《仁懿哀册》、《道宗哀册》、《郎君行记》之甲均作。《宣懿哀册》、《故耶律氏铭石》之乙同于《行记》之甲。《越国王墓志》之甲则作。三个词形之岐，在于韵部用字不同。这一不同，第一透露了反切法的消息。反切没有固定用字，字书往往互岐。契丹小字的缀写拼读既与此有关，实际运用亦必受其影响。第二表明了契丹小字的缀写没有形成严格的规范，没有正字法约束。这对研究者既有麻烦之处，也有便于考察近音字的好处。

蒙古语以[xuxə]、[xuxəqtɕ'in]"蓝"、"若蓝"表示甲乙。满语以[niɔ-waŋgijan]、[niɔxɔn]表示甲乙，义同蒙古语。契丹语既以五色表示天干，则甲当为蓝色。但契丹语之蓝，史籍未见记载。而上列之蒙古语、满语之甲乙又与已知之小字甲乙之音不类。检罗福成先生类次之《女真译语》声色门有"出卫"一语，其义为翠。关于"出卫"，藤田丰八氏认为"女真语以出卫为青绿色……此由汉字之翠而来也"。① 看来藤田氏的后一句话没有说对。"出卫"一词当是女真语所固有。因契丹语的蓝与女真语的"出卫"同源（看下文）。故知并非来自汉语之翠。

小字之甲乙，三个词形，共有五个原字，除字外，《研究》都已拟定读音。据以拼读则甲乙当是[siɑu'ɑi]或[sɑu'e]或[sɔ:æ]。这些读音都与"出卫"元音相近，而与满语之黄[suwajan]更近。那么，能以满语之黄、女真语之翠来解契丹语之蓝吗？可以。这种语言现象很多。前述满语之蓝、若蓝，与蒙古语之绿、若绿同源，语音差别很小。女真语之青与蒙古语之绿，犹如满语之蓝与蒙古语之绿。汉字之受，古有受授二义。既然一个语言的反义词，可以统一于一个语音，那么，几种语言的近义词统一于一个语音，是有可能的。据此推想，契丹语之蓝或当曰[siɑu'æ]，契丹小字之甲乙或当读[siɑu'æ]。

由此可知，《研究》未拟音之，其音必与相近，不然不会互替。所以，拟其音为[æ]，不致大误。此字与《研究》拟读为[iæ]之形体相近，读音亦同。当是一字。可能是正书，是类行书体，是把文之首划与第三划连为一笔成而出现的异体。

《仁懿哀册》第27行有一词，《道

① 《纥军史实论证》，陈述撰，载《史学集刊》第六期（1950），386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宗哀册》第22行写作；《仁懿哀册》第26行有一词，《宣懿哀册》第27行则作；反之，《仁懿哀册》第26行有一词，《宣懿哀册》第22行则作；《许王墓志》第1行兼写作，第6行则写作。由此可知，乃是同文异体，只是楷书行书之别。

上引一词，依《研究》已拟之音读之，可知其义当是“盛（者）”。《辽史·营卫志》说“兴盛曰耶鲁盎”。《语解》则说“耶鲁盎，兴旺也”。《道宗哀册》第28行之则是“盛统”之义。《道宗哀册》《宣懿哀册》第19行之则是“兴盛”之义。是亦可证，读为［æ］不误。是又多识一字，且使原字总数也少一个。

复次说丙。现有小字资料只见丙，未见丁。蒙古语以［ʊlagan］［ʊlaqtɕ'in］“红”、“若红”表示天干之丙丁。满语以［fulgian］［fulaxon］表示丙丁，义同蒙古语。契丹语既以五色表记天干，则丙当为红色。红一词之契丹读音，《辽史》未见记载。《说郛·重编燕北录》云：“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此“掠胡奥”，一本作“掠姑奥偌”。掠胡奥或掠姑奥偌之义即是赤娘子。那么，何为赤，何为娘子呢？《辽史·语解》解拜奥礼云：“凡纳后，即族中选尊者一人当奥而坐，以主其礼，谓之奥姑”。《公主表》太祖女质古名下则云：“幼为奥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礼，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谓之奥姑”。是奥姑即姑娘之义。蒙古语谓女子为［ɔxin］，谓姐为［ɔxui］或［ɔgui］。奥姑当即［ɔgui］之音译。故知掠胡奥之奥，即是奥姑之略记，从而可知，掠姑奥偌之奥偌，亦是奥姑之另一音译，假如偌字并非抄写刊刻之误。这样，掠胡之义也就不证自明了。掠胡，就是赤娘子之赤，就是红色之红。

基本弄清了契丹语“红”的读音之后，就可以和契丹小字天干之丙比较了。《兴宗哀册》第1行丙戌之丙，写作，《仁懿哀册》第11行丙辰之丙，则写作。二者稍有不同。这个不同，亦如甲乙，只是韵部用字不同，读音则大致相同。依《研究》之拟音，前者读［liau'ai］，后者读［liau'-iuæ］，都与掠胡之音相近。考虑到小字以反切法缀写拼读，可定“丙”的读音为［liau'æ］。这个读音与掠胡相比，还差一个辅音［h］。可能在“丙”的第二个原字末，或第三个原字首，有喉擦音［ɦ］。由于已知词例尚少，还不能肯定有［ɦ］存在。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解读了契丹小字天干之丙以后，如果回过头来，把［liau'æ］与蒙古语的［ʊlan］、达斡尔语的［hʊlan］、满语的［fulgian］比较，则可发现它们语源相同，前者与后三者的不同，是由于元音移位引起的。这就象契丹语的大［kei］与蒙古语的［jəx］［jək］之间的关系一样。而后三者之间只是词首辅音脱落与否的差别。这种情况，如果把有疑问的［ɦ］放进去，读为［liau'ɦæ］，同源关系就更明显了。

上面讨论了契丹语表示天干的三个词义，拟定了两个原字的读音。三个词义，红黑二者有契丹语词的直接证据，蓝则只能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寻求佐证，但其文字的读音已经验证。两个字音，一个有契丹语词的根据，另一个有可以互相替代的近音字参证，应可大致不误。

这样，连同以前讨论过的两个词，表记天干的五个契丹语词，都有解释了。重复一下就是甲乙为蓝、丙丁为红、戊己为黄、庚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辛为白、壬癸为黑。这五项之中，白，没有契丹语词的直接证据，只有比较语言学的佐证，字音尚有待进一步验证，其余四项，也许可以肯定读音已经近似了。

应该申明的是："五色说"仅仅是根据已经见到的契丹小字材料提出的。将来小字资料增多了，新的证据出现了，或者大字的研究深入了，大字资料提供了新证据，"五"色说当然也得做出相应的修改。

与天干相关的是地支。小字资料中已经见到的地支，只有两个字没有拟定读音。现在附带讨论一下。

《道宗哀册》第6行有壬子。子，契丹文写作**𗼇𗹦**。研究者们虽已解出其义，仍未拟定读音。蒙古语以鼠［xʊlʊgana］表示地支之子。满语同样以鼠［ɕiŋgəri］表示子。契丹语怎样表示地支之子呢？是否也以鼠表示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以十二生肖纪年可能起自匈奴，① 北方各族相沿如故。契丹亦不应例外。契丹小字的地支已经解读了八个，其中七个生肖一致，一个稍有差异，诸语用羊记未，契丹语用山羊记未。因此，可以推定契丹语亦当以鼠记子。但契丹小字之子，至多是两个音节，与蒙古语、满语之鼠不同，与达斡尔语之鼠［atɕʻiqtɕʻia］也不相同，而且语音也不相类。满语谓貂鼠为［səkə］。这个［səkə］可能与契丹语之子相同。小字之子，由两个原字缀成。第一个原字从形体看，可能是由**𗼇**字转制而成。**𗼇**读［ser］，故其改形之字**𗼇**读［sæ］合乎情理。第二个原字，《研究》拟音为［ɣ］，我拟为［ɣu］。依此读之，小字之子当读［sæɣ］或［sæɣu］，正与满语之［səkə］相近。可以看出，达斡尔语的［atɕʻiqtɕʻia］与契丹语的［sæɣu］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据此，可拟**𗼇**之读音为［sæ］。子一词读［sæɣu］，其义为鼠。

《兴宗哀册》第1行有己丑。丑，契丹字写作**𗼇**。词义虽经研究者释出，读音则仍未拟定。蒙古语以牛表示地支之丑，谓牛曰［uxər］。满语以［ixan］表示，义亦是牛。达斡尔语则曰［hukur］，与蒙古语之古语同。《蒙古秘史》将牛记作"忽客儿"，可知达斡尔语还保留着古代语音的一些特点。

根据前述推论，知契丹语亦当以牛记丑。使人为难的是古籍未载契丹语之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在北方各族语词中寻求佐证之外，主要是研究小字字源，来探求读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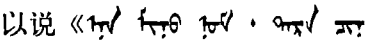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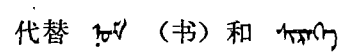
小字之丑，字形作**𗼇**。可否看作是移植汉字之杏呢？似乎可以。汉字之杏，中古读［ʻɣaŋ］。此音与女真语、满语之［ixan］相近。但是如果契丹语谓牛曰［ixan］，则应于杏字之上附加一个表示［i］音的符号。可是没有。所以，不大可能读［ixan］。也就是说，字源不是杏字。

小字有**木口**二字。表示地支之丑的**𗼇**字能否由**木口**二字组合转制而成呢？可能。**木**字使用频率较低，现有资料中只见几次。其中可识者唯《许王墓志》之**𗼇 𗼇 𗼇 𗼇** 一语。依已知之音读之，前一词当是"频沐里"之义。《辽史·营卫志》遥辇八部有"频没部"。阻午及太祖二十部有"品部"。圣宗三十四部失载，但《纪》会同四年作"品卑部"，统和四年作"频不部"。《百官志》有"频必剋军"，则是部族剋军。可知"频沐里"乃是部名。后一词当是"剋之"之义。剋是军名，"频沐里剋"，即是频沐里部之剋军。据此可知，未拟音之**木**，应读［mu］。是则当是移植汉字之木而制之字。**口**字使用频率亦低。除用为"本年"之本外，很少使用。蒙古语谓本年、该人之"本"，该为［ʊ:l］，古语可能于词首有辅音［h］，而［h］在一些方言中又读为［k］。据此，契丹语

① 《陔余丛考》，赵翼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事见卷三十四"十二相属起于后汉"一节（729页）。

（下转66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综上所述，在《秘史》语言里，ede 和 tede 这两个词具有“指示”和“替代”的双重作用，如同现代蒙古语的 （这个）和 （那个）一样。我们知道，在现代蒙古语里可以说《》（这是我的书，那是你的桌子），用 和 代替 （书）和 （桌子）。同时也可以说《》（这个孩子骑着那匹马在奔驰），用 和 指示和限定 （小孩）和 （马）。然而，人称代词《》（我、你，您）等词虽然能替代人，但它们不能像指示代词  和  那样同表示有关事物的名词连用并充当定语。所以，现代蒙古语的  和  是指示代词，它和人称代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当然，这两个词有时也可以单独用来替代人，但不能只根据这一点就可认为它是人称代词。因为这种替代人和物的功能是代词的共同特征，不足以做为区别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特征，只有那种用于替代人的功能才是人称代词区别于指示代词的语法特征。《秘史》的 ede 和tede 的情形恰好与现代蒙古语的  和  相类似。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秘史》的 ede 和 tede 不是人称代词，而是指示代词。

（上接60页）

之本年当读 [hu:l nɑi] 或 [ku:l nɑi] 。是则，口字应读 [hu:l] 或 [ku:l] 。古音 [r]、[l] 相通，所以，口又可能读 [hur] 或 [kur] 。是则亦是移植汉字之口而制之字。如果关于字源的推断不误，则杏字可能读 [mukur] 。这与达斡尔语及蒙古语之牛有些差别。但这差别有对应规律可寻。蒙古语的陵墓 [oŋgʊn]，达斡尔语谓之 [moŋgʊn] ，是 [o]、[mo] 对应之例，故蒙古语之 [uxər] ，契丹语可能说成 [mukur] 。蒙古语之乳房[xuxu]，达斡尔语谓之[mək]，是 [x]、[m] 对应之例，故古蒙语与今达斡尔语之 [xukər] 或[xukur]，契丹语正可说成[mukur]。因此，契丹语之 [mukur]，即是蒙古语与达斡尔语之 [uxər]或[xukur]，三词相同。 [mukur] 一词后来词首辅音脱落，即成今蒙古语之 [uxər] 。

据此，组合之原字，杏之读音应拟为 [mukur] 。木之读音应拟为 [mu] ，口之读音应拟为 [kur] 。

这里又讨论了地支之子丑二词，拟定了四个原字的读音。由于没有契丹语词方面的直接证据，关于地支两个词的解读，不象关于天干三个词的解读那样可靠。所以，可将这一解读看作假说，提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